

周末
济宁故事

一河数百里：跟我去陪尾山探源

乔赞



万物都是有根源的，不管是地理概念中的风霜雨雪、江河湖山，还是社会意义上的文化文明、哲学科学，当然也包括生物分类中的飞禽走兽、花鸟虫鱼，都有自己的父母。

萌生这样的想法，源于“母亲河”这个温暖的词汇。我的家乡泗水，地处泰沂余脉末端、汤汤泗河起首，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。小时候常听人说，泗河是泗水的母亲河，也是儒家文化的母亲河。我常凝望着西流的河水遥想，那泗河的母亲又是谁？

是泰山，是沂山，还是夫子出生的尼山？都不是，是陪尾山。

若在盛夏时节，自县城出发，沿河岸逆流而上，穿行在绿植纷披的泗水县城，山川俊美，村落掩翠，一路花香萦绕，鸟鸣相随，步步是景，处处皆画。行至泗河源头，耳畔渐有叮咚泉音，目之及处，玉珠飞进，流水淙淙，如翻雪成堆，若猛虎怒吼，似火山喷发。

群山中间，地势缓缓隆起，成一无峰土丘，即为陪尾山。细观此山，海拔不过百米，形似坚固的鸟窝，状如巨硕的温床，态若慈祥的母亲。环顾周边，皆是幽静的山林，充沛的水源与肥沃的



说到骨牌灯，那一定是微山人过年最有味的“一道硬菜”。这一古老的风俗，作为一种民间传统的表演形式，在微山湖畔延续了几百年。每到腊月的小年，微山部城骨牌灯就舞起来了。

骨牌灯是一项集体表演，演员、后勤、化妆，算上敲锣打鼓和其他人员，要三十多号人。骨牌灯的阵容，根据骨牌的张数，按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等戏曲角色化妆，配穿戏服。

每人手拿一张牌，按照推牌九的形式，交替变换队形，拼成天牌、地牌、人牌等。因而，阵容庞大、变化多端、气势恢宏、热闹非凡，成就了骨牌灯表演的特色。

春节、元宵节期间，骨牌灯与踩高跷、舞狮子、跑旱船等表演一起赶会场，走街串巷。这五彩斑斓的阵容，是独属微山的狂欢节。

顾名思义，骨牌灯扎制成骨牌形状，是以骨牌为原型，32张一套，两张为同一张符号，共刻16种符号，分别代表天牌九点，地牌八点，人牌七点……

演出时，骨牌灯手穿戴各自的英雄好汉服饰和道具，在令旗指挥下，锣鼓齐鸣，时而“一字长蛇”“二龙出水”，时而“五子五顺”“满堂八点”，时而“地地丁”“人人红”，数十种规范套路变换队形，形成变化多端的图案组合和字牌内容，队列壮观，场面气派。

扮作反派人物戴宗和时迁的，是两只板凳

父亲是一位农民，他和很多以土地、庄稼为生的人一样，一年四季以农历计时，也靠农历来规划生产生活。这样的计时和思维方式，总让我觉得自己和他生活在两个世界。

然而，每年的植树节——3月12日这个阳历的日子，父亲却总是铭记于心。因为这一天，他总要植树。

父亲对植树有一种莫名的执着，为了自己的植树造林梦想，父亲执意搬离村中心的老屋，把村子最偏僻的东北角作为我家新房的选址。当时那块地形同孤岛，方圆百十米都没有人家。住在那里，有一种自我放逐的感觉。

话说那年春天，新房的宅基地选定后，父亲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规划着种树，种啥树，种多少。植树节前一天，父亲一个人上街买了一捆槐树苗。回来就领着我，带着皮尺和粉笔，去宅基地东边的荒地上拉线做标记。

来往的邻居看到父亲郑重模样，问他干啥呢，他头也不抬地笑着回答：种树。问话的人笑着打趣说他，真不愧是木匠，种种树还要一板一眼。

植树节那天，父亲叫上我，扛着树苗和工具，再次来到宅基地，对着昨天做好的标记挖坑，栽树、浇水。那些植树的流程，和别人并无二致，只是父亲对树木成行的执念，真让人头痛。

父亲对着栽好的树苗，闭上一只眼，左看右

土地。遥想当年，正是这片土地为文明的起始、文化的创造描摹着蓝本，承载起一条河数百里的行程，一座城几千年的过去。

泗河，古称泗水，禹治九水之一，因陷突、红石、洗钵、响水四泉同发，汇流成河而得名。泗河源出陪尾，由东向西，先入微山湖，此后由北向南，又纳鲁南苏北诸水，经淮河汇入东海，流经之地皆是悠久的历史、深厚的文化、有趣的传说，经久传承，生生不息。

陪尾山是泗河名副其实的地理源头，也是泗水当之无愧的历史源头。

泗水禹贡属九州徐兖，五帝时期万属姑蔑、崇伯、卞明等国，为穷桑之地。据传，人文始祖伏羲在此繁衍生息，催生东夷文化；自颡项称帝，唐尧、虞舜、夏禹、皋陶在此活动发迹，融合华夏文明。这一时期，以法治、德治为主干的上古文化，体系逐渐清晰，脉络慢慢明了，伴随这片土地从胎儿走向婴儿，从蒙昧走向文明。

自西周起，春秋战国，秦汉三国，泗治多以卞、鲁为名，或置卞县下邑，或属鲁国鲁郡。此间天下分合，百家争鸣，先有夫子孔丘，河畔盘坐，讲学问道；再有贤人子路，百里负米，孝老爱亲；

独家报道

微山湖的骨牌灯

种衍洋

牌，专演小丑角色，穿插在各种套路组合里戏闹逗趣，更增许多诙谐和热闹。骨牌灯的表演，装点了一份正月里的红红火火，把世相百态融入一个热热闹闹的仪式。

据考证，骨牌灯起源于宋末元初，兴盛于明清，来源于传统博戏的一种游艺性灯戏，在明清宫廷上元节常演不衰。

最初的骨牌为象牙所制，亦名牙牌，北宋用于记事或作腰牌，南宋开始作戏具。骨牌共32张，长方形，每张有不同的牌面，后用来赌博或占卜。

清梁章巨《浪迹续谈》记载：“骨牌之戏，自宋有之，《宣和牌谱》以三排为率，三排凡六面，即骰子之变也。”骨牌灯戏，即将32张牌面化为戏具，人手一牌或两牌，形成32人或16人的舞蹈。

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，韩使金士龙在宫中观赏各种戏曲、歌舞、杂耍演出并在日记中记道：“初头五六十人，衣青黄者持骨牌灯，进退升降，自然成格。人皆谓奇观，而于未解骨牌法，还如无味。”这是清官演出骨牌灯最早的记录。

韩使不解骨牌游戏之妙，说明骨牌灯的表演语汇非常独特，自成一体。观众要对游戏规则、牌谱、玩法等非常熟悉，才能领略其中队列演变、排列组合旨趣。由此亦可知，乾隆年间，无论民间宫廷，骨牌灯已然非常流行了。

后来宫廷又将民间的花灯元素融入骨牌灯里，进入宫廷，把民间花灯和宫廷骨牌灯优化组合，形成了一套集思想性、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表演精品——骨牌灯。

长镜头

父亲的植树节

孙克艳

看，横看，竖看，斜看，扶扶这棵，拉拉那棵，好像站在他面前的是列列听他指挥的士兵。父亲见我疑惑，笑着说，树种歪了可能就不好了好材料，可这不能怪树苗和土壤，应当怪种树的人不用心。我听了似懂非懂，看着那几行光秃秃的小树苗立在空旷的土地上，我好奇地想：什么时候，它们才能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呢？

几个月后，我们家搬进了新房。那时，小树苗已抽出了零星的枝条，葱翠如袖，随风舞动。每天看着那几行树苗，便觉得我们家似乎也没有那么孤单了，至少有它们陪着呢。

此后的很多年，每逢植树节，父亲总是惦记着买树和植树。除了槐树，他还买过杨树、桐树、桑树、红杉树、柿子树、核桃树、葡萄树……但凡家乡的土地适合的树，他几乎都种过。

父亲把房前屋后和附近的无主荒地全都种上了树苗，后来我家周围陆续搬来了几家，父亲之前种的树苗也先后被砍除。它们有的是指头

也有卞庄子，坐山观虎斗，节士不辱生。自此，仁爱的种子逐渐萌发，文化的胚芽次第成长。

的确，是陪尾山接纳了孔子。晚年的孔子，心情是极其郁闷的。先是独子孔鲤去世，再二年，得意门生颜回离开。又一年，爱徒子路惨死刀下。更无奈，一心想为朝出力，却总是事与愿违。曾年轻、也气盛，受排挤、被诬陷，终生不能得志。周游列国十四年，时时受阻，处处碰壁，颠沛流离，穷困潦倒，犹如丧家之犬。

想当时，年迈的孔子，站在陪尾山上静静思索着，风吹乱了他的白发，望着汨汨泉水汇流西进，心生怆然，不禁感慨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！

虽是慨叹，却是儒家文化的滥觞。此后，在秦朝烈火中重生的儒家思想，逐渐为历代王朝所接纳，成为治国理政的基础理论，进而构成了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独特心理结构。

关于孔子与陪尾山，还有一段感人的传说。相传，玉帝大旱山东三年，孔子率众弟子祈雨，路遇一受伤白蛇，遂带回养伤。数月，白蛇伤愈，孔子将其放生于河中，只见水惊浪腾，白蛇瞬变白龙。白龙感激不尽，擅自降雨，玉帝怒而点化成山，百姓怜惜白龙，故取名陪尾山。

据说，白龙死后，不忘此地旱情，仍念孔子恩德，便从山间石缝吐出泉水，就有了史志中的“名泉七十二，大泉数十，小泉多如牛毛”。似花朵盛放，诸泉以陪尾山为中心，或从地涌，或由内突，或见隙溢，星罗棋布，纵横交错，一同构成了辽阔、幽深而又曲折的泉的世界。

自南北朝，以至于隋，县治屡兴不常。开皇十六年，隋于古卞邑地置泗水县，治所在虚村，泗水城建置始此。唐宋沿袭旧制，世事繁荣，文人墨客追寻先贤，寄情山水，写下大量诗篇，为泗水赋予精神，注入灵魂。

李白与杜甫在鲁地重逢，同观齐鲁，畅游泗河，临别放歌：“秋波落泗水，海色明徂徕。”白居易以流水喻写时空变迁流转，吟唱出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头”的优美诗句。大儒朱熹寻芳圣人之道，觅求美好愿景，以诗言志，遂成绝句：“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

至元，又复废复兴。迫于明清，酌古定制隶兖州府。这是到处流淌着诗句的年代，商辂、于慎行、李化龙、康乾二帝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，不遗余力地在吟诵着、歌唱着，就连鸟儿也跟着欢呼不已。

最是清朝乾隆皇帝，自幼受正统儒学教育，

拜谒先师之余，九次驻跸临幸，建行宫修石舫，以山为砚，临池而墨，且觴且咏，成就诸多御笔华章。据说，山岗上矗立着的“子在川上处”石碑，即为乾隆为纪念孔子所立。

在广袤的泗河流域，不仅孕育了东夷文化、儒家文化，养育了许许多多像孔子、仲子、卞庄子这样的圣贤名士，还衍生出泗阳、泗州、泗县、泗洪诸多与泗有关的地方，受到泗河滋养最多的当属泗水了。

后来虽经战乱，境内村庄多有划转，泗水县治从此未变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枯瘦少女渐渐长大，学会了梳妆，学会了打扮，正如出水芙蓉般蝶变一座温和、善良、恭谨、勤俭、谦让的文化之城、有爱之城。

历史是遥远的，远不可及，但又近在咫尺。新春来临之前的泗水，寒风四起，白雪满地，我踏着孔夫子、卞庄子、子路、李白诸君或深或浅、或轻或重的脚印，再次来到陪尾山。

山间小径，曲折委蛇；脚下石板，古朴苍茫。行进其间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，温润的水汽扑面而来，沁人心脾，妙不可言。登顶陪尾，但见泉眼若星，河流如带，远山似屏，百里泗河千年泗水尽收眼底。 ■祝伟 摄影



灯，为生活增添了无限的欢乐。部城的骨牌灯气势恢宏，刚劲有力，丝毫不逊于安塞腰鼓，展演所到之处，爆竹声声，锣鼓喧天。

春节民俗表演中，骨牌灯是最能吸引人的一种民间艺术，堪称别具特色，是欢度春节的压轴大戏。然而，随着当地舞灯老人的相继去世，骨牌灯一度濒临危机。

改革开放后，在部城热心老艺人的努力下，对骨牌灯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整理。深度探讨骨牌灯的队形套路，从人物造型、服装道具，到步伐动作，每个环节都丝毫没有懈怠。

在原有的《回娘家》《抬花轿》等曲目的基础上，充实完善了与时俱进和积极向上的内容，如《妇女逛新城》《骑驴回娘家》等一些现代新编故事，使濒临失传的这一古老传统文化项目，融入了新时代的内容和湖区特色，具有较强的技巧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，主题鲜明，乐趣横生，为人喜闻乐见。

悠久的历史，深厚的底蕴，让部城显得更加厚重又独具魅力。这里拥有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，承载着文化传统，积淀着历史记忆，蕴含着民族精神，是微山历史文化的缩影，也是微山人民的丰厚财富。 ■种晓晴 摄影



花蒸菜。这是每年春天必不可少的应景美味，是家乡很多家庭的传承。

我终于逮住一个机会追问父亲，爹，你这辈子为啥就那么喜欢种树呀？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说他这辈子做了很多家具，用过很多木料，深知树木成材的艰难，更明白十年树木的漫长，他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，给大地多添加一些绿意，多长成几棵好木材。

我听了不禁动容，完全料不到他竟会这样想。父亲接着说，一棵树就算做不了木材，单是活上几十年的隐形价值就令人咂舌，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我看着眼前的一片葱茏，连连点头。

是呀，一棵树若只是陪伴人们度过悠悠时光，它就成了岁月的见证，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成长的烙印，而与一棵树相关的人和事，就成了人们记忆的断代史，承载着许多难以言表的过往和情愫。很多树成了地标，或者一个家族、一段历史的印证，便不足为奇了。比如，黄山迎客松、阳朔大榕树、黄陵古柏、新野汉桑城……

父亲种植在我家房前屋后的树，也是我追寻往昔的标签；那些树木的花儿和果实，以及茂密的树荫，也关联着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成为岁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无法想象，我家失去所有树木的情景。

又是一年植树节，不知父亲今年会在哪里，种下一棵什么树呢？

染色的腊梅

侯美玲

春节前，街角那家花店生意最红火，很多人买花装点屋子，好让家里春意盎然，红红绿绿的也觉得喜庆，我也加入买花的行列。

去之前想好了，买一束腊梅，“早梅迎春”。到了花店，一眼就看见好多腊梅枝条，插在瓶中待价而沽。我却发现那些白色或粉色腊梅，全都染了金黄、艳红、亮橙，更诡异的还有深蓝色。染过的腊梅花色彩靓丽，可总觉得怪怪的，不像真花，这可真应了《红楼梦》中那句话，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。

老板正准备推荐，可能看出了我的犹豫，解释说：“本色花太素，染色花艳丽，如今买染色腊梅的人更多，所以花农才费尽心思加工这些花朵。其实给鲜花染色费工费料，但这么做都是为了迎合顾客需求。”

我四下打量，还真是，染色玫瑰，染色郁金香，就连麦穗也染得金黄耀眼，却失去了本色。我只好说：“能不能为我预订一束没有染色的腊梅？”虽然有点为难，但老板答应试一试。

隔了几天，老板打来电话，我终于买回一束本色腊梅。插在古色古香的花瓶中，供于书案之上，花枝相映成趣，室内顿时显得别致风雅。

这是一束淡黄色腊梅，不像染色腊梅那样妖艳、媚俗，静默之中显得安详、朴素。寒冬腊月，素色腊梅借一瓶清水绽放，不时散出阵阵芳香，正如王安石诗句中描写，“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”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人不能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，就像不能接受本色腊梅一样，所以才有了染色的腊梅。有朝一日，倘若所有人都只喜欢染色花卉，腊梅的本色还有没有人记得？有了这些染色腊梅的装扮，世界是不是真的变美了？

当节气到了立春之后，随着和煦的春风吹开了百花，香椿也开始发芽了。香椿是一种树木，其嫩叶芳香可食，又名椿芽、香椿头等。它香味浓郁，鲜嫩清脆，是深受人们青睐的初春佳蔬。

小的时候，我家门前栽了几棵香椿树。春天来了，香椿树一个劲地疯长，今天还又嫩又短的椿芽，让人舍不得掰下来，隔了一夜，仿佛通人性似的蹿出来一大截。

采香椿啦！父亲用长竿去钩，一枝枝幼芽像雨点似的落下来。我提着竹篮去捡，一会儿就装了满满一篮子。等到母亲把香椿择洗干净，还会匀出一些给左右邻居们尝尝鲜。

那时光，正是成长的岁月，能吃能跑又食玩，所以一天下来，东奔西走的就很容易饿。在记忆里，我好像从来都没怎么吃饱似的，肚子里总是空落落的，见到什么吃的都馋得慌。

当母亲端上用香椿做的油馍时，哥哥、我和弟弟一拥而上，狼吞虎咽，不大一会儿就把油馍一扫而光，而父母只能吃没有香椿的面饼了。好在香椿树争气，这边刚刚把枝头幼芽摘光，不几天又钻出来了，红红的，嫩嫩的，那么鲜亮可爱。

香椿还是一味良药，在《唐本草》中就有“叶煮水，可以洗疮、疥、疽”的记载。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说：“椿樗，香者为春，即香椿；臭者叫椿，名山椿。”而香椿风味独特，营养丰富，吃法很多，生食、炒食、腌食、油炸和蒸食均可，清香可口。

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食香椿，在安徽、山东、河南都比较盛产。每年春季，香椿萌芽抽叶时，也正是吃椿之时。这时节，人们把嫩紫或淡绿色的椿芽掰下来，吃不完的，就拿到市场上叫卖。喜欢吃椿的人们争相买回家里，品尝春天的香甜。

在做法上，以“香椿芽拌豆腐”最为著名。把香椿芽或嫩叶洗净后，用盐稍微腌渍，揉过，差不多腌一夜即可取用。用时将腌过的香椿芽切成末，再将蒸透后切小丁的豆腐与香椿芽末放入盘中，撒上精盐，滴上小磨芝麻香油拌匀即可食用。

再一种特色做法是“炸香椿”，把嫩香椿洗净，沥净水分，加盐后揉搓均匀，在调好的面糊中沾匀，放入热油中炸黄，取出食之，又酥又香。因整支香椿炸成后形似鱼，所以民间又叫“炸香椿鱼”。

如今，香椿早已从乡野走向城市，成了各大饭店的必备菜肴。这种“树上蔬菜”，也被人工栽培于恒温大棚里，经过科学种植管理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香椿叶。

在古代，称春天采摘、食用香椿的嫩叶为“吃春”，有迎接新春之意，逐渐演变为民间立春的一种节令习俗——吃春。吃春又叫咬春或者啃春，是指要在春天吃适宜养生的食物，也是指要多吃时令季节的果蔬。

因为春天可食用的各种嫩芽很多，尤以香椿最具代表性，所以，每到香椿萌芽抽叶时，就意味着“吃春”之季的开始。

周末下午茶

又到『吃春』时

侯兴锋